

靳大鷹 著

385

高地

家出版社



靳大鷹 著

385

高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385高地 / 靳大鹰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63-7250-3

I. ①3… II. ①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431 号

385高地

作 者: 靳大鹰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7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50-3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周素勤。

1938年，为抗日救国，母亲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朝鲜战争期间，母亲协助我的父亲靳子云，参与组织领导了前线与国内的物资运输和通讯联络。

在本书即将完稿时，母亲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威廉·约翰逊上尉头发蓬乱，眼眶淤青，面色土灰，像是被冻僵的香蕉皮。他的军衣上沾着污泥、血渍和硝烟，脚下的军靴裂开了口，伤痕累累。他大口喘着粗气，吐出一团团带着臭味的雾气。他举起右手，乌黑的五指并拢，给维特·哈里斯上尉敬了一个标准的美国军礼，口齿含混不清地说道：“美国陆军一〇四连上尉连长威廉·约翰逊率领十九名士兵突围归来。”

维特·哈里斯和威廉·约翰逊相识多年。他们是西点军校的同学。在大家的眼里，威廉·约翰逊是个高傲自负的家伙。他出身在一个军人世家，父亲是二战时的美国将军，曾在北非指挥美军重创过纳粹德国的部队。他父亲的同僚巴顿将军是威廉·约翰逊的偶像，他处处模仿巴顿将军自以为是锋芒毕露的做派，巴顿将军的那些著名的狂傲的句子常常随口而出。毕业前的一次野外生存训练中，维特·哈里斯和几个人实在走不动了，那天担任值勤官的威廉·约翰逊走过来，他手里挥舞着一根树枝，高吼着：“嘿！队伍在前面，不在地下！”维特·哈里斯趴在地上喘着粗气，没有搭理他。威廉·约翰逊粗鲁地踢了哈里斯的屁股，催促他们赶上队伍。毫无疑问，这对一个西点军校的学员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这让维特·哈里斯多

年都耿耿于怀。从军校毕业时，威廉·约翰逊坚决要求到父亲曾经指挥过的部队服役，虽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美军只是驻守德国而已。在部队里，威廉·约翰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毫不掩饰，他军服笔挺，皮鞋锃亮，腰杆笔直，见到不顺眼就口出不逊。

昔日的威廉·约翰逊和眼前的威廉·约翰逊的巨大反差，让维特·哈里斯一时难以接受。世事难料啊，谁说不是呢？

维特·哈里斯实在不忍心直视威廉·约翰逊的眼睛，躲闪着把目光转向他的身后。维特·哈里斯上尉的眼前是十九双麻木、困顿、恐惧、疲惫、失魂落魄、惊魂未定的眼睛和十九只呼哧带喘找寻空气的嘴巴。这些士兵衣衫褴褛，满身泥土和血污，由于沾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脸像戴了灰色的面罩一般，仿佛刚从地狱里跑出来。

啊，我的上帝。仅仅在几天前，他们离开出发营地时还是那么生龙活虎，军容严整，豪气冲天。威廉·约翰逊站在吉普车上挥着胳膊扯着嗓子向整装待发的士兵训话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威将军已经找到了中国军队的死穴！我们这支曾经在北非和欧洲战场上威风八面的部队，要狠狠教训一下那些由农民组成的中国军队！”那手势和腔调都透着那个自负傲慢的巴顿将军的影子，维特·哈里斯甚至闻到了巴顿将军爱吸的英国烟丝腻腻的香味。

谁说军人都挺拔英武风流倜傥，那是在阅兵式酒会舞会上镜头前面。既然穿上军装就难免会有一天上战场去杀人或被人杀，不陈尸荒野，成为虎豹豺狼的晚餐，或者在风雨中腐朽溃烂，而能够幸运地从战场全身而退或是残废而退的人，不论是将星闪耀还是落寞隐居，不论是壮怀激烈还是余悸犹存，不论是成为嗜血成性的战争狂人还是成为慈悲为怀的反战分子——无论如何，从尸山血海里蹚过一遭的人，绝不会再是战前的那个人，永远也回不去了。不信？你看看眼前失神落魄的上尉连长威廉·约翰逊和他手下那些死里逃

生的士兵们。

维特·哈里斯回忆起1952年12月在朝鲜的那个寒冷的下午，浑身冰凉。

威廉·约翰逊终于抑制不住，放声号啕大哭起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带着悲戚的苦涩，仿佛到了世界的末日。如果不是遇到了什么痛彻心扉的事情，一个成年男人，一个美国陆军上尉军官，怎么会如此毫无顾忌地哭天嚎地。威廉·约翰逊带领的一百四十五个士兵只回来了十九个人。换了任何一个指挥官，这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威廉·约翰逊和他的部队奉命追击从三八线附近被击退的中国军队，大家都认为与之作战的是一支被切断后勤供应而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军队。他们乘坐装甲运兵车和卡车沿着公路很快就追上了步行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边打边撤。眼看就要追上那些筋疲力尽的中国士兵了，威廉·约翰逊突然发现他们被中国军队抄了后路，走进了中国军队设置的伏击圈。中国士兵排成标准的散兵队形一组组地从公路旁的山上冲下来，打得他们猝不及防，部队很快被拦腰截断，慌乱之中从一个掉头奔跑的士兵开始顿时崩溃，士兵们夺路而逃，威廉·约翰逊能做的只是跟着溃败的人群仓促突围。

追在美军部队后面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五连，领头的那个挥舞着手枪的戴眼镜的年轻人，是我的爷爷李东方。那年我爷爷二十五岁，以后的几十年里，爷爷每每说到此处，都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那天天气极冷，但他们个个人大汗淋漓，他们边跑边射击，尽管队伍中不时有人中弹倒下，但大家都毫无惧色，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打仗就是这样，兵败如山倒，兵胜如潮涌，摧枯拉朽，挡都挡不住。

此时我爷爷和全连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次以胜利追击开始的战斗，竟然以五连的全军覆没而结束，全连官兵除了我爷爷之

外无一生还，他们都悄无声息地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战争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和严酷无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战争把人生压缩了，把不测放大了。

六天之后，1952年的圣诞节清晨，我爷爷和这次战斗的敌方部队指挥官维特·哈里斯上尉紧紧抱在一起，被冻成连为一体的冰疙瘩，威廉·约翰逊上尉带领的美军部队只能把他俩作为一个整体送到美军野战医院。两军交锋的指挥官抱在一起而侥幸生还，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不多见。就这样，我爷爷成了这次战斗中唯一幸存的中国军人，以一种荒诞和无情的方式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至于他们两人是怎样走到一起，又是怎样抱在一起，这成了我爷爷一辈子都说不清的谜团，他为此倒了一辈子的霉，也彻底毁了他的一生。

维特·哈里斯奉命带领部队来接应增援威廉·约翰逊的一〇四连。由装甲运兵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走在撒满白雪的荒野，刺骨的寒风带着大团的雪花迎面扑来，荒野上的积雪结成了冰，上面又铺了一层雪，地面溜滑，戴上防滑链的车轮碾轧积雪咯吱咯吱作响。他们从朝鲜南部的营地出发时，维特·哈里斯特意了解了一下天气预报，这几天的最低气温都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以下，五天后的平安夜将有一股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气温还会大幅下降。他命令部队带足了保暖的衣服和帐篷。

车队缓慢前行。隆隆的枪炮声，提醒维特·哈里斯战场就在前方。突然，迎面吹来一阵旋风，顿时飞雪走石，天昏地暗，四下迷离，一片混沌。整个车队被卷扬起来的雪花、泥土和雾霾像罩子似的团团包住，连灰蒙蒙的天空都不见了踪影。一股扎人的寒冷从头顶迅速扩散到全身，坐在吉普车后座上的维特·哈里斯感到寒彻全身，他急忙命令停车。他抬起手腕看了下手表，正好是下午两点。

车队停在荒野中。装甲运兵车上的机枪慌里慌张地四处转悠，找寻着目标。待到风停雪落，维特·哈里斯看见前方是一片皑皑白

雪覆盖着的起伏山峦，随着一阵激烈的枪炮声，维特·哈里斯看见，那条狭窄的山间公路的转弯处，出现了一些人影，像是在茫茫白雪上奔跑的一些黑色棋子。他打开车门下车，走向旁边的一个小土坡。在望远镜里，他看见边打边撤的美军部队，在队伍中他发现了熟悉的一〇四连连长威廉·约翰逊上尉的身影，看架势他是在不断催促精疲力竭的士兵。他仿佛听见那些士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溃散的队伍中不时有人中弹倒下，谁都无法断定那声枪响是置人于死地的，倒地的人常常连抽搐一下都没有便一命呜呼，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白雪——维特·哈里斯的身子战栗起来，好像是突发的阵阵寒战。他下意识地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实在无法再去看下去。他没有想到威廉·约翰逊他们会溃败到如此地步。他们的汽车呢？轮式装甲车呢？还有机枪、掷弹筒呢——他来不及多想，似乎就在转眼之间，威廉·约翰逊和他的士兵一下子涌到他的眼前，他们的后面则忽然不见了追兵。

维特·哈里斯上尉指着前方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上士保罗答道：“报告，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五公里。”

“我是问那个小山包。”

保罗上士看见了前方山间公路旁的那个小山包，他说：“军用地图上没有名字。”

“就叫385高地吧。”维特·哈里斯上尉说。

二

这天下午，我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为毕业论文绞尽脑汁，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得瑟起来。我急忙跑到走廊接通电话。爷爷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他接到国防部外事局的一封信函，让他随中国代表团重返385高地。

听得出来，爷爷是在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无数次地向我讲起385高地的故事。那是一个让爷爷既撕心裂肺又梦魂牵绕的地方。

没等爷爷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说：“爷爷，我也去。”

“当然啦，你一定得陪爷爷去。”

“我去一趟国防部外事局，请他们在代表团里给我个名额。”我自作主张地说，好像我是个什么大人物似的，其实那时我连国防部外事局在哪儿都不清楚。

“你还没问我，我们这次去干什么。”爷爷自问自答说：“朝鲜政府要把那块地方开发成旅游区，他们发现了一些战争遗骸，通知我们去辨认。”我爷爷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思路清晰，言简意赅。如果你以为他老人家是个简单鲁莽的一介武夫，那就大错特错了。爷爷是我在北京大学的老学长。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笔也相当

了得。你肯定会说我吹牛，建国初期北京大学的学生怎么可能上前线当个连长呢？你先信着，等我慢慢说给你听。

“我明白了，爷爷，您是这次战斗唯一的幸存者，您是必须去的。您年老体弱，有个亲属陪同，也在情理之中。”说话间，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我爸爸接过电话，嘱咐我：“保存，你到大机关办事，说话客气点，别跟个愣头青似的。”

我啥时候又成愣头青了？老爸总是担心我办事不靠谱，会捅点娄子啥的。我说：“爸，您放心，那是啥地方，我再愣也不敢到那儿愣去呀。”我心说，我都多大了，堂堂的大四学生了。也许在父亲的眼里儿子总是长不大的半大小子。

“你——看我不撕了你那张烂嘴——”爸爸把电话挂断了。

那是1998年的春季，距离爷爷的385高地之战已经四十六年。为了陪同爷爷重返385高地，我四处打听，然后直奔位于北京马甸桥附近的国防部外事局。北京的春天干燥多风，大风扬起阵阵沙尘迎面扑来，我思念起家乡春天里那漫山遍野黄绿色的油菜花，温润的春风中带着淡淡的花香让人陶醉，不像北京的风沙里都带着钢筋水泥的味道。我的挎包被风或者是什么撩动了一下，我急忙捂住，那里面揣着快递寄来的国防部外事局的信函，不过是复印件。

远远地，看见国防部外事局大门口站得笔直的哨兵，我不禁觉得有点紧张。进到传达室，递上爷爷收到的信，说了事由，接待我的战士拨了一个电话，然后指着一排凳子让我坐在那儿等候。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分钟不见人影。我坐不住，在小屋里转圈，然后站在通向里院的玻璃门前观望。过了一会儿，院子里走来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一身合体的军装包裹着苗条的身材，面容精致白净但表情木讷，两个马尾辫一颠一颠的，我想她绝对属于那种精干麻利一本正经类型的，在学校里肯定是团支部或学生会

干部。我正胡思乱想着，她推门进屋，根本就不看我一眼，问道：“哪位是李东方同志的亲属？”她的语音亲切但透着冷漠的公事公办的口吻。

李东方就是我爷爷的大号。爷爷被一个孙子辈的女孩直呼大号，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在家乡，我们这般大的孩子都称呼他李爷爷。但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中国人是按照官职称呼的，不像在西方男人称作先生，女人称呼女士或者小姐。我爸爸说，改革开放初期，上面曾经提过反对封建官本位，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我爷爷官太小，最高职务是个连长，直呼大号加同志，就已经是很客气的官方礼仪称呼了。

接待室里就我一个人，还用问是谁吗？这不明摆着挤对人嘛。我预感到要坏事，急忙说：“我是李东方的孙子，我叫李保存。”

“我是王参谋——”

我紧接着说：“王中尉，你好。”我故意念出她那一杠两星的军衔，以自己有限的军事知识来拉近与她的距离，话语中透着令我自己都厌恶的讨好套近乎的口气。谁没自尊啊？说实话溜须拍马也是需要付出心理代价的。我不想用任何借口来原谅自己的媚俗。

“你爷爷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你还有什么事吗？”她根本不吃我那一套，用一副官腔冷淡地说。

“是这样，我要求——”我努力按照官话来措辞，“我请求陪同我爷爷李东方去朝鲜。”

“你以为这是旅游团吗？”

我没想到她说话这么直截了当不给情面，一股热气冲上头顶，我极力憋住，尽力用柔和的声音争辩说：“我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需要有人照顾。”

“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家属可以送到机场。”她说，依然是不动声色。

我总不能就这么让这个小丫头三言两语就给打发了吧？我有点着急地说：“不是——是这样，你不知道，我爷爷是385高地之战的指挥员，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385高地，你命名的？”这丫头真是嘴不饶人。

什么，没有385高地这地方？！难道385高地之战是爷爷虚构的故事？我想起爷爷那双含泪的眼睛，他的那种真情绝对是装不出来的！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甚至连想象都不够！我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怎么可能没有385高地呢！那我爷爷他们是在和神仙打仗？他的战友们死在神秘王国了？你说话得负责任！”我一口气连发了几个问号。

“请你坐下，咱们慢慢说。”她见我来了火气，口气和缓了不少。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她坐在我的对面，说：“确实是没有385高地这个地方，朝鲜叫×××旅游区，不信，你可以查地图去。”

我确实没有查过地图，这不是什么疏忽，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有句话我可能不该说，我查过志愿军战史，也没有查到你说的385高地之战。”她略微低着头和缓地说。

“那——那——”我被气蒙了，“既然地图上没有385高地，战史上又没有记载385高地之战，那你们是怎么知道和找到我爷爷的？”

“我只是说，我没有查到。你别发火，冷静一点。”

“冷静？我能冷静吗？好吧，我听你怎么说。”

“是美国人通告我们的。他们说你爷爷是那次战斗中唯一幸存的中国军人。然后，我们在归国战俘名单中找到了你爷爷的名字。我还找到了纪实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的作者靳大鹰，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爷爷的地址。事实就是这样。”她语调平稳，态度诚恳。

她的话一点也不让我感动。我的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凄凉，是为我爷爷的。我为爷爷感到悲哀。为什么？地球人都懂的。385高

地，那是爷爷一生都无法迈过的山峰，他人生所有的辉煌和残酷都在那里上演和结束，仿佛他的生命就是为了385高地而生的。可是，战火熄灭之后，只是因为被敌人提及，他才没有被人遗忘。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催的吗？

她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情绪的变化，当然她不知道原因。我们彼此沉默着相互看了一会儿，她说道：“情况就是这样，你的要求我会向领导报告的。”我明白她不想再刺激我，想尽快结束与我的谈话。但是因为她的那些话，我要陪同爷爷去385高地的愿望愈发强烈。我不能让自己的愿望擦肩而过，就在她站起身，要结束这次谈话时，我急中生智，用英语说道：“那个美国老上尉是不是叫维特·哈里斯？”

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自己的英语一直很自信，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也和我的爷爷有关。

她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可以，维特·哈里斯上尉的父亲是一名到中国的传教士，他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这——的确——我不知道。”显然，她对我的话有了兴趣，又坐在凳子上。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我爷爷叫东方，那个美国上尉叫维特，英文weatern就是西方，东方和西方，他们两人生死搏杀，又拥抱求生，相互取暖才没有被朝鲜的严寒冻死。”这次，我是用中文说的，但抑扬顿挫，颇具激情和吸引力。

“这故事简直就是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寓言，两个互相杀戮的勇士彼此舔着对方伤口的鲜血，然后热烈拥抱，这样的故事只有在《圣经》里才能看到。”她笑着，口吻里带着一丝揶揄。

“还不如说是人类关系的寓言呢！”我当然不高兴别人嘲讽我爷爷，我板着脸说：“你以为我在跟你编故事开玩笑吗？这是我爷爷

他们用生命写成的真实的故事！”

她已经见识过我的暴脾气，连忙用带有歉意的口吻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传奇——”

我可不想把关系弄僵，马上换了口气说：“我还知道得更多，让我去吧，我不仅是陪我爷爷，还可以帮助你们做些什么。”

她看着我，问道：“你不打算写点什么吗？为你的爷爷和死去那些人。”这回她是一脸的真诚。

哈，还是个文艺女青年，这正中我的下怀。我差点脱口而出告诉她，我的名字李保存是我爷爷起的，命中注定我的使命就要把爷爷他们的经历保存下来。但我没有说出口，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军官怎么会对一个陌生男学生的名字感兴趣呢？后来，她问过我的名字的由来，主动告诉我她叫王芳。我当时不禁脱口而出：“你也叫王芳？”

“怎么，你还认识叫王芳的？”不等我回答，她接着说，是被电影《英雄儿女》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母亲，照着女主角给她起的名字。《英雄儿女》是一部那时几乎国人皆知的朝鲜战争的影片，王芳的父母是朝鲜战争电影迷。在我的记忆里，这个电影是我家乡放映最多的影片之一，先是在公社的大场院，后来是在县城的电影院，只要放映它，总有人通知我爷爷，从小爷爷就带着我去看。影片的主人公王芳是志愿军的一个女文工团员，她漂亮又勇敢，爸爸说王芳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大众偶像。

记得一次看完电影，爷爷告诉我，我奶奶也叫王芳，也是志愿军的文工团员。以后，每当爷爷讲到奶奶，我的眼前都会出现那个打着快板唱着歌的王芳。不瞒你说，我曾经N多次地猜想，作家巴金先生在朝鲜战场采访过我奶奶的事迹，然后才有了他笔下和银幕上的王芳。

哈，这个叫王芳的女参谋，让我又回到了从小就看过的电影和

它带给我的关于奶奶的想象。王芳——志愿军女文工团员和中尉女参谋——玩穿越？电影中的女主角走下银幕，坐到观众席中，大家该起立鼓掌呢，还是该夺路而逃呢？

我坐在她对面靠窗户的凳子上。我紧张地不敢让自己坐得舒服点。我注视着她因单纯而透亮的眼睛，说：“当然了，我此行就有补充素材的意思。我爷爷的全连人马都牺牲在那个高地上，他们每个人都个性鲜明，每个人的献身都不同凡响，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我爷爷重返昔日的战场，与那些飘荡的英灵相会，又会生出多少凄美的故事，让我们这些后来者遐想和深思。这故事想不吸引人都难。”说到了我烂熟于心的话题，我可是来了劲儿。

记得高中毕业时，语文沈老师送我三绝：“人帅，文美，色痴。”我反问：“我连女朋友都没有，何痴之有？”这位老先生是个咬文嚼字的文字控，同学们说他油亮的分头修剪得像他的修辞一样讲究，此刻他一脸坏笑，连连说：“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请你记着这位沈先生，以后我会告诉你，他后来就栽在了女人的石榴裙下，应了他自诩的那句“做鬼也风流”的顺口溜。

细细回味，当年对我的文笔大加赞颂的校花对我就颇有暧昧之意，可惜我当时毫无察觉没有回应，回过味来，人家已是名花有主。有了沈老师的心理暗示，我留意观察，发现姑娘们最崇拜文艺男。除个别无可救药的拜金女之外，文艺男通吃各种类型的姑娘。这足以说明，女人骨子里都是浪漫的坏子。

果然，她的眼睛都放光了，问我：“你学什么专业的？”她没了官腔，脸部肌肉放松下来，我发现她其实蛮有魅力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你呢？”我一直注视着她的眼睛。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她有点得意地说，“你别牛，我当年的高考分数早超过北大的录取线了。”

“咱可没有跟你牛的意思。”我看事情有了转机，趁热打铁，

“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吃午饭，咱们边吃边聊。”

“午饭我在食堂吃。”她用手拢了一下脸侧的头发。

“那，我请你吃晚饭？”我不甘心。

“晚饭我也在食堂吃。”她又用手拢了一下脸侧的头发。

没戏了。这丫头刀枪不入。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我完全是下意识地侧身看了一眼窗外，那是国防部外事局的办公楼。

“你以为这个大楼里的人都有权有势？”她的眼光掠过我的脸庞，看着窗外的办公大楼，“不是的。我只是一个参谋，你明白吗？参谋。我只是做一些具体工作，提提建议而已。”

在这一刻，我觉得她真诚得像个孩子。我认真诚恳地说：“我不认为你有权有势。可是，至少你还能提提建议。”我心里清楚，我能否陪同爷爷去385高地的唯一希望就在这个年轻女军官的身上。

她站起身来，我竟然还呆坐着。

她走了一步，转身看着我说：“你抓紧让县政府和你们学校各开一封介绍信，快点，我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哇！哇噻！我刚要跳起来欢呼，就在屁股离开凳子的瞬间，我突然发现接待窗口里面挤着几双瞪大的眼睛，几个年轻战士在盯着看我们。我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小伙子们看的不是哥，而是王参谋，王中尉。